

白露

讀享·九州

讀享 
JIUZHOU PRESS

本期看点

阎崇年：读史阅世六旬 天地人已四合

钱穆：教师节感言

互联网时代还有多少“纸书遗民”？

杨步伟与她的中国食谱

瞿秋白与“多余的话”

克里希那穆提的生与死

白露节的水晶冻

目录

1 / 卷首语：秋风何冽冽，白露为朝霜

5 / 读史阅世六旬 天地人已四合

《阎崇年自选集》新书发布会（一）

16/ 钱穆：教师节感言

27/ 互联网时代的“纸书遗民”

37/ 中国菜、中国胃、中国情

43/ 瞿秋白：真实的灵魂（二）

59/ 克里希那穆提的生与死

65/ 白露节的水晶冻

| 卷首语 |

秋风何冽冽，白露为朝霜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方老。旦夕秋风多，
衰荷半倾倒。

今日白露，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又
到天清月冷时节。

“处暑后十五日为白露”，阴气渐重，露凝
而白也”。据《月令七十二候集解》对“白露”
的诠释——“水土湿气凝而为露，秋属金，金
色白，白者露之色，而气始寒也”。

白露正处夏、秋转折关头，气温日际变化大，
暑气渐消，秋高气爽，玉露生凉，丹桂飘香。

“凉风至，白露降，寒蝉鸣。”

节令至此，气候一如春季，不仅花木依然茂
盛，而且有的花的颜色较春天更艳，如木芙蓉、秋海
棠、紫茉莉、鸡冠花、雁来红，特别是田野里迎风招
展的荻花。用“日照窗前竹，露湿后园薇。夜蛩扶
砌响，轻娥绕竹飞”来形容尤为贴切。

春秋为一载，果不其然。春有芬芳，秋有姹紫，白露则为爽秋之分节。怎不令人爱？

同为秋美，身处闹市与居于乡野，意趣自然大相径庭。倦于快节奏生活的作家晏屏，毅然回归奶奶的故乡——南溪。用笔记录下了，这个“世外桃源”之中的白露之美。

她在《白露节的水晶冻》一文中写到“在南溪，风、雨、树、花、叶每时每刻都在用变幻的姿态提醒我万物的变迁。比如我日渐感到凉意时，突然就看到草丛上不再是透明的露珠了，而是一层淡淡的洁白晶莹的东西。我向田间走去，秋收后光洁的田里，像镀了层银粉，被朦胧的水汽笼罩着，兼有水墨的浓重与工笔的细腻。芦苇和野草枯萎、干瘦，坚定地昭示着蒹葭苍苍的意境。临高而站，衣袖被风鼓起，清风满袖。此，风轻、云淡、天高、水长。”

在自然中，时间的流转，季节的交替，用我们的身体即可察觉体味得到。

这不仅是所处环境的变换更显，而更在于我们触觉变的更加敏感、内心更加安静。如此，别无他原。

不同的节气人的感受有所不同，所以在相对应的节气里，应找到和身体对话的恰当方式。

秋天，它就是一个结实累累，众生喜悦的季节。《易经》毫不迟疑地用“兑”卦来象征秋，定然是源于古人对秋天的深刻认识。而“兑”通“悦”，含有欣喜、喜悦之意。

当此时节，万物自将随之由荣而弱。

不过，此皆自然，心若静在，自能随时而转，不为夏喜，不为冬伤。白露之时，是为之记。



《读·享|九州》编辑部

2016年9月7日

读史阅世六旬 天地人已四合 ——《阎崇年自选集》新书发布会

现场嘉宾：阎崇年（历史学家、著名文化学者、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民俗学学会会长）

阎晓宏（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国家版权局副局长）

李 勇（九州出版社社长）

时 间：2016年1月7日9:00-11:00

地 点：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二号馆二层

主办方：九州出版社

支持媒体：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
中国新闻网、中华商报、出版商务周报、出版参考、北京晚报、
北京青年报、北京商报、三联生活、南方都市报、中国台湾网、
中华网、新浪网、腾讯网、搜狐网、新华网、凤凰网、网易



大家
读
好书



九州出版社

（总

院 / 青年梦想艺术基金会 / 雅昌艺术图书 / IMAM
公司 / 北京蒲蒲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读史阅世六旬 天地人已四合 ——《阎崇年自选集》新书发布会（一）

2016年1月7日上午，《阎崇年自选集》新书发布会举行。



李勇：尊敬的阎崇年先生，尊敬的各位来宾，大家好。衷心感谢大家的光临，感谢大家和我们一起共同祝贺阎崇年先生的最新力作《阎崇年自选集》正式出版发行。

众所周知，阎先生是著名历史学家，特别是对清史的研究，著述甚丰，成就显著。在长达五十余年的时间里，阎先生出版的论著，大约有书六十余种，文二百余篇，共约近千万字。这其中就包括先后在我们九州出版社出版的《清代台湾》，《阎崇年谈古代都市生活》《合掌录》以及《阎崇年访谈录》。需要说明的是，阎先生的著述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这表现在他的观点正确，治学严谨，立论有据，逻辑严密。最为可贵的是他的科学态度和求实精神。

为了考证明清之际宁远大战的一个历史事实，阎

先生不仅从史料上广征博引，而且不辞辛苦，不止一次到当年事件发生地亲自踏勘，从而提出自己的观点。这是非常令读者感动的。在一段时期“戏说”成风的浮躁中，阎先生的著作无疑是一种正气，一种正能量，是需要加以发扬的。正因为阎先生的论著具有科学性，知识性，雅俗共赏，所以赢得了学界和广大读者的好评。这本《阎崇年自选集》，就是阎先生从上百篇学术论文中亲手所选，可谓集粹之作，代表了阎先生的学术水平，一定会再次在学界和广大读者中引发关注和好评。

我们九州出版社成立于1993年，是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管的出版单位，以服务于对台工作为宗旨，以出版涉台类图书和促进两岸传统文化交流的社科类图书为出版特色。二十年来我亲身经历了社里的发展，亲身感受到我们的每一点进步都饱含着广大作者和广大读者的关心与支持。其中，阎先生就给了我们很多关怀，他把自选集交给我们出版，就是对我社工作的最大信任和最直接的支持。我喜欢看阎先生的书，此次作为自选集的责任编辑，也成了此书的第一读者，深深感受到编辑的过程也是又一次的学习过程。在这里我代表我们九州出版社全体员工再次感谢阎先生对我们的关心与支持。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李社长的发言，正如李社所言，责任编辑作为一本书的第一个读者，身肩双重责任。从编辑的角度而言，这是一场带着特殊使命的文字旅行。而站在读者角度，从作者的文字中，往往更能够感受到精神方面的审美升华，再次感谢李社长。在阎先生的自选集中我读到这样一段文字，他说“研究历史最难之处在于哪一点？就是说别人没有说过的义理，用别人没有用过的史料”，可见阎先生历史研究之独到之处。阎先生从自己历年以来，大概是六十年以来所写的一百多篇学术文章中选取了其中29篇结集出版。选定这29篇必然也是匠心独运。下面有请阎先生为我们揭示这本书的妙义所在，有请。

阎崇年：在解说之前先向大家讲一下此刻的心情。现在正是数九寒天，很多新闻媒体朋友赶到现场，或者组织专访给予关注，我对所有新闻媒体的朋友表示深深的感谢。这本书是九州出版社社长黄宪华社长策划的，算起来，与九州出版社之间我们合作了五本

书，特别是这本自选集，从去年春节吃完饺子，一直到昨天夜里十二点钟把书印出来，差不多整一年时间。我感觉九州出版社就是八个字，前四个字是“敬事敬业”，我们做事情，敬一件事情容易，而把整个事业恭恭敬敬的做好很难，所以他们前四个字是“敬事敬业”。后四个字是“尽心尽力”，光尽心说、不尽心做也不行，光尽力而心没用到也不行，他们在做这个书的时候，既尽心又尽力，既敬事又敬业，敬着出版事业。

所以我在这里，特别是向黄宪华社长，向李勇副社长兼责编，向这本书的责编曹环女士，还有整个九州出版社的印制、编辑、出版、发行全体朋友们表示深深的敬意。

书写出来是给读者看的，读者非常热心，我念一条短信给大家。这个短信是从云南昆明发来的，读者叫梁峻。他说“阎老师您好，在2016新年之初，感谢您为广大读者带来最新力作《阎崇年自选集》，这是您史学研究精华之作的结集。自己绝不能错过，因地域所限，特意委托北京的朋友于明天早上九点，到现场参加新书发布会，并为我购买签名版的新书，在此借新书发布机会，祝您新年安康，诸事如意，新书大卖，梁峻敬贺”。我向书友梁峻表示感谢。还有梁峻所委托的那位朋友请站起来让大家认识一下，我表示深深的敬意。

最后向我们在场的所有朋友表示深深的感谢和敬意。刚才主持人提到这本书有两个特点，一就是说

别人没有说过的话，还有用别人没有用过的史料。我举一个例子，譬如说这本书的第一篇文章就叫做《森林文化之千年变局》。我查了所有历史学论文里头，没有一篇专门研究森林文化的，所以我这篇文章可以冒昧的说“说别人没有说过的义理”，就是别人没有说过的话。

第二“用别人没有用过的史料”，就是不仅是第一手史料，而且这史料别人没有人发现过，没有人用过。我这里边考证了北京昌平郑各庄是清代理亲王的王府，所用的材料是台湾故宫博物院藏的满文资料 and 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的满文史料。这两部分满文史料，任何人没有用过，这是第一次使用。我觉得一本书最好要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用别人没有用过的史料，我举本书内容里的这两个例子供大家参考，谢谢。



主持人：阎先生非常谦虚。实际上我在主持这个

新书发布会之前，读了一下阎先生关于研究森林文化的内容，当时感觉您研史这么多年，思路非常系统化，能够提出一家之见，非常让人敬佩。感谢阎先生为读者提供了这么有益的精神食粮，感谢阎先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历史的非常好的历史观，谢谢您。

其实刚才阎先生也提到，最近几年来他陆续在九州社出版了《阎崇年讲中国古代都市生活》《清代台湾》《合掌录》《阎崇年访谈录》等，包括今天2016年开年巨献《阎崇年自选集》一共五本书。那么我现在特别想问阎先生，经过这么多年，您这么优秀的作品在九州出版社出版，您给我们大家讲一讲您选定九州出版社的原因以及您在跟九州社合作过程中的感受，可以吗？

阎崇年：美国一位著名学者曾说过：能够给我出两本书的出版社就叫做“我的出版社”。那么九州出版社给我出版了五本书，当然就是我的、我的、我的……五个“我的”出版社，谢谢。九州出版社被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列为全国百佳出版社，我觉得是名副其实。就拿这本书来说，好多出版社编辑找我，说“阎老师有什么书给我”，我说没书。他说你没书怎么给九州社了？我说其实啊，这本书是九州社自己做出来的。九州社的副社长和本书责编李勇先生，他自己花钱买了我写的《明亡清兴六十年》，两册书从头到尾全读了，详细的批注，哪里错了，哪个标点符号值得斟酌，哪个地方逻辑应该颠倒一下，一一

标明，非常详细。他以书面意见写信寄给我了，我不提——心里都是感动啊。他工作很忙，自己花钱，晚上下了班回到家里认真阅读，还把意见告诉我。指出一个字就是一字之师，他给我写满了好几篇稿纸。所以感觉赶紧送他一本书签上名。

当时我出版有五本论文集，《燕步集》《燕史集》《袁崇焕研究论集》《满学论集》和《清史论集》，这五本论文集一百多篇文章，大家都挺忙，谁有时间看五本书啊。李勇先生就说从这里边选一下，选精华，这样大家就可以更方便的读了。我说你这主意挺好，但是对不起，我没有时间把五本书都看一遍。他说那我看，看完以后我列个提纲。

诸位，五本论文集多么枯燥，他从头到尾全看了，大概接近二百万字。看完了跟我商量，以后就把目录定下来，完了再开始编辑。我说能编十本书也不编这一本自选集，为什么呢？这自选集里的文章前后时间跨度有五十多年；这些文章在不同的杂志，不同的报纸，不同地域发表，格式都不一样。当时的要求、版式、格式、注释全不一样。这本自选集要把它们统一起来，五十多年发表的文章，要一个格式统一，还不能出错，这个工作量我觉得是太大了，比普通一本散文集大多了。而且很多内容还要核对史料，一直到印厂开机之前还在核对史料。

所以李勇先生和九州社他们这种精神打动了，我到现在可以自豪的说一句话：这本自选集从内容的

编选，到纸张，到封面设计，到版式，我都满意。所以我选九州出版社选对了，非常感谢九州出版社。谢谢。

主持人：谢谢阎先生，您刚才说那个著名作家的话，说“我的、我的、我的……”的出版社，那么九州承诺只要您愿意，我们永远愿意成为“您的、您的、您的……无限循环您的出版社”，我们永远是您的出版社。

阎崇年：N个“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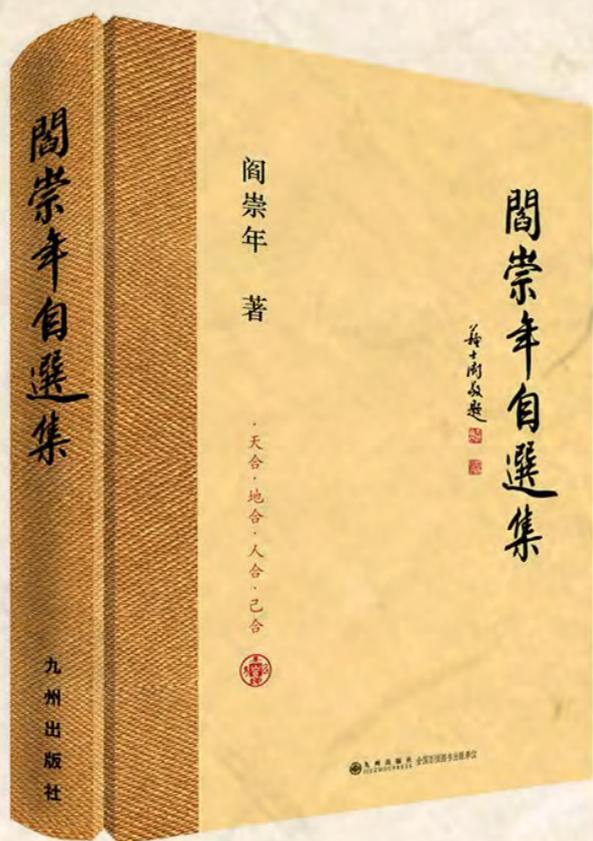
主持人：对，N个“您的”，谢谢阎先生。在刚才这一段讲话中，我听到您说从一百多篇文章中选取其中的29篇文章结集出版。

阎崇年：纠正一下，29篇文章，是有27篇是已经发表过的，开头的两篇是新的，任何书都没有的，给了九州了，谢谢。

推荐阅读：《阎崇年自选集》

阎崇年 著

九州出版社2016年出版



内容简介：

本书是著名清史专家阎崇年先生的学术自选集，精选了二十九篇代表作结集成书。共分为六组：第一组《森林文化之千年变局》等二篇，为综论类；第二组《论努尔哈赤》等八篇，为人物类；第三组《论宁远争局》等六篇，为战史类；第四组《论满学》等五篇，为满学类；第五组《张吉午与〈康熙顺天府志〉》等五篇，为考据类；第六组《明永乐帝迁都北京述议》等三篇，为北京史。

“讀·享·團”简介：



“读·享·团”是九州出版社主办的官方读书会，以好书分享为主旨，邀请学者、名家进行读书沙龙讲座为主要活动形式，介绍好书，交流思想，倡导独立思考，不定期举办。我们会将最新活动通知，活动现场文字、图片、视频资料通过邮件的形式与会员分享，并会有不定期赠书活动。享受阅读、分享智慧，扫描二维码，一起加入九州读书会吧！



钱穆：教师节感言

◎钱 穆/文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
人群有“三尊”，曰父、
曰君、曰师。而师可
兼君父之尊……

天、地、君、亲、师五字并称，始见于荀子之书。普遍流行于中国全社会，迄今已达两千年之久。窃谓此五字实可表示中国传统文化特殊精神之所在。



(青年钱穆)

中国文化体系中，不如其他民族有宗教之创建。头上有天，人所共尊；脚下有地，人各有亲，在人生外围环境中，公有所尊，私有所亲，天地并称，天尊地卑，尊卑平等，公私兼顾，可尊、可亲，合成一“和”。人生幸福莫大于是矣。较之西方宗教单独一上帝高出万类，尊而不亲，因起争端。双方相比，其异显然。

中国乃广土众民大一统的国家，远自黄帝、尧、舜以来，其先为封建制，继之为郡县制。历世绵延，四五

千年，共尊一君。“君者群也”。惟在群中有所共尊，乃使其群凝聚团结，日益扩大，永不分散。古人言，“天生民而立之君”，君因民而立，君民一体，犹之天人一体。惟群中之民，既当有所公尊，亦当有所私亲。人各生于天，而养于地，父母双亲亦即人之天地。天尊地卑，一尊一亲，父严母慈，父尊而母亲。昧者不察，以为中国家庭父尊母卑，男女不平等。不知尊卑一体，尊之中亦见亲，而亲之中亦见尊。地虽卑与天同尊，天虽尊而亦与地同亲。一家中有父母，犹宇宙之有天地。人在天地中，知尊天而亲地，则亦与天地为同体。子女在家中，能尊父而亲母，则亦与父母为一体。于不分别中见有分别，于有分别中见无分别，天人仍属一体。则父母子女又乌有分别乎！

专就人群言，共尊一君而各私其亲。人孰不有父母，虽公有所尊，不害其私有所亲。不能因尊君而不私其所亲，亦不能私有所亲而不尊其共同之君。一国一天下之君，较之一家之父母，尊卑岂不显然。然尊其尊而亲其亲，则公私兼顾，尊卑一体，群之与己，惟见其有和，不见其有争矣。

故在中国文化体系中，为道有四：曰天道、曰地道、曰君道、曰父道，而四道实一道。天、地、君、亲四道，又可分为“群”“己”二道，而群己实亦一道。无己何有群，无群亦何有己。群己一切道又可分别为两道，曰尊曰亲，而此两道实亦一道。若无可尊又乌见有可亲，若无可亲又乌得有可尊。尊之与亲，实只在己之一“心”，只在己心中之一“情”。若其无心，其心无情，则

亦不见可尊，不见可亲。而所尊所亲则不在己，而在己之外，在人在群，在天在地，即在可见与不可见之万物中。人之生不能有内而无外。己之内有心有情，己之外有天、有地、有物、有群。而群之中则有君有亲。要之，皆有所当“尊”，所当“亲”。而尊与亲实即一己之心情，非在己之外，仍在己之内。此之谓“一天人”，“合内外”，而人生大道毕是矣。

此一人生大道何由觉知，何由宣扬，何由辅导，何由教诲？则曰“师”。古人易子而教，受教者自称弟子，师之死，心丧三年，则事师当如事父。又曰“作之君，作之师”。然能为之师，亦可为之君。而为君不必能为师。故师道高于君道，道统尊于法统。太子继承君位，则必有师。为君者亦必有师。宋代王荆公、程伊川争为师者当坐而讲，为君者当立而听。当时为君者亦从之。则事师亦当如事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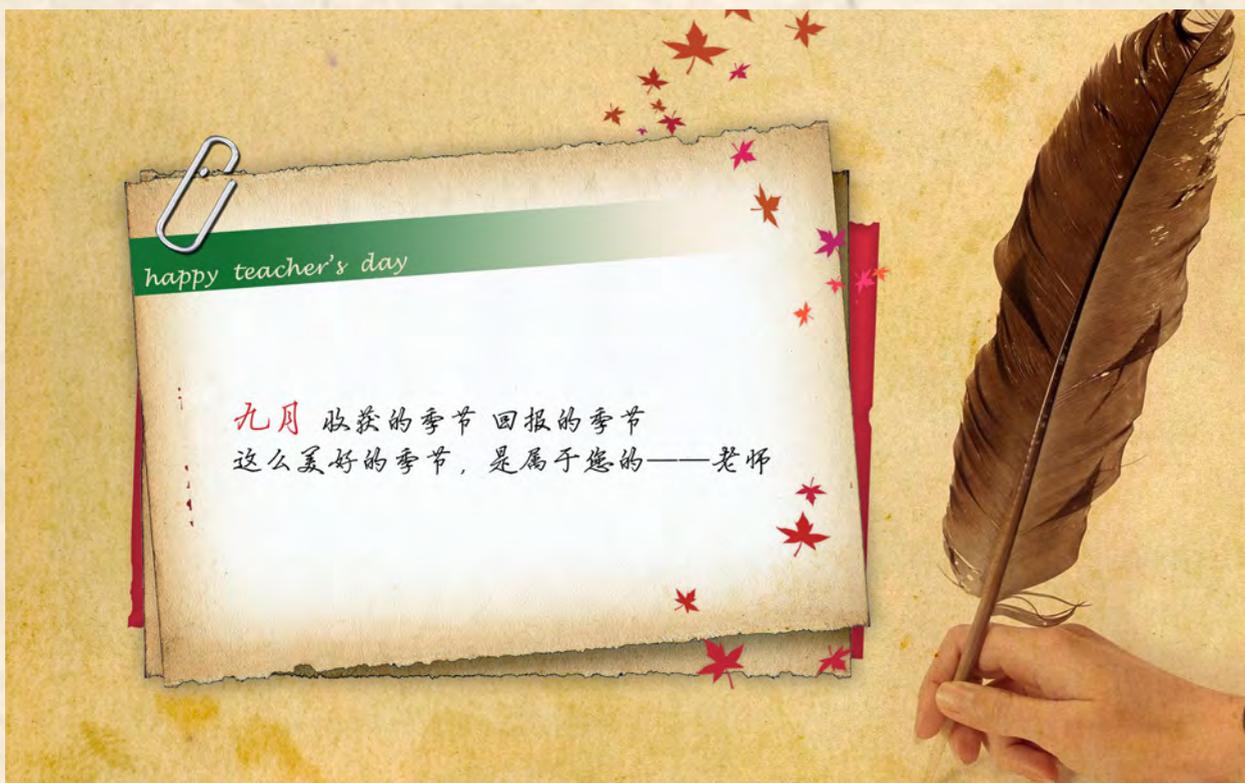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人群有“三尊”，曰父、曰君、曰

师。而师可兼君父之尊，君父则不得兼师之尊。中国师道创自孔子，后世尊孔子曰“至圣先师”。自孔子以下师道不绝者两千年。历代帝王庙寝坟墓易代则废，惟曲阜孔庙孔林则两千年来不废。孔庙并遍及于全国，两千五百年来中国人所长期共尊者惟一孔子。尊孔即以尊师。故师道之在中国文化中，有其特殊地位，并世其他民族难相比伦。

自清末民初以来一百年，全国上下竞慕西化，非孔批孔，孔子成为中国学术界争论之惟一对象。今日大陆又在修孔庙孔林，然亦仅保存一古迹。学校教育无论其外形以及其内容，已全臻西化。孔道不明，斯师道亦绝。余在清末，乃一幼童，曾受私塾教育，即知尊师之礼。及进入小学中学新式学校，其时学生及社会尚均知尊师。民国元年，余年十八，即为乡村小学教师，亦尚受学生及社会之尊事。民国十一年，任教中学，薪额增，位望高，而自问为人师的意义与价值，则远逊于在小学时。民国十九年，任教大学，薪额益增，位望益高，而为人师之意义与价值则益不如前。换言之，时代变，文化传统亦随而变。而昔之所谓师道，则日趋沦丧，已不绝如一缕。及至今日，则师道扫地已尽。今日在大、中、小各学校教读为生者，当正名定义称之为“教员”，不得冒旧名仍称为“师”。此乃余八十年来自始受教至于亲任教之亲身经历，深感其如此，而并可具体举例以奉告于国人。

中国非一耶教国家，然耶稣《新约》则尊称“圣经”，耶稣诞辰称“圣诞”。耶稣门人亦称圣，如圣保

罗、圣约翰；耶稣母称“圣母”。即如今日奥林匹克运动会，传递火把，亦称“圣火”。“圣”字已奉让于西方。孔子诞辰则称孔诞，不称圣诞。孔子仅为中国古代一哲学家，如希腊之有苏格拉底。犹有人争《论语》不得视为一哲学书。抑且亚里士多德有言：“我爱吾师，我尤爱真理。”而孔子则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孔子仅称述前言往行，而不自创作开新。以西方哲学相绳，孔子自不得为理想上第一等的哲学家。孔子地位变，已不得为至圣，则其先师之地位亦变，而师道自当随而变，此乃一至明显之事。



韩愈《师说》曰：“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韩愈以古文名家，乃曰：“好古之文，乃好古之道。”而韩愈又称：“并世无孔子，不当在弟子之列。”宋代苏轼则称其：“以匹夫而为百世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故中国人言师，必上及孔子，又必兼及于道，即在文学界亦无不然。曾国藩平洪杨之乱，为晚清一代巨公，然其自居则仅愿为一文

学家。又曰：“国藩之粗解文章，自姚先生启之。”则亦必自言师承，而上溯之于桐城之姚氏。此乃百年前中国人之旧风气。

今日则国人风气已变。言文学，则增一新字，称曰“新文学”，以示别于百年前之旧文学。其对旧文学能不加批评不加反驳，已为难能。言及文化，亦必增一新字，称此下曰“新文化”，表示其以前为旧文化。能不加批评不加反驳，则已为心平而气和，仁至而义尽。民初新文化运动，即提出两口号，一曰“赛先生”即科学，一曰“德先生”即民主。直至今日，大体犹然。“科学”限于种种知识与技能，今日尤偏重科技。“民主”则重自由平等，尤重在人权。人各有权，求富求贵。故在下则为自由资本主义之社会；在上则为分党竞选之民主政治。求富求贵既尽属各人之自由，为之限者，则为法律。故今日国人言民主，又必兼言“法治”。至于教育，则在教导人求富求贵之种种可能之知识与技能，而惟附益以不犯法，如是而已。故今之为师不传道，仅授业，解惑亦仅在业不在道。中国今日虽仍沿用旧名一“师”字，而意义则大变。亦当称“新师”，以示别于旧师乃为得之。



孔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今日乃一新时代，有新风气。人人求富求贵，如不犯法，复何不可。惜乎孔子不复生，已无人可以解孔子之惑，而亦竟无人能阐申孔子之意，以解今人之惑者。谚语曰：“十只黄猫九只雄，十个教师九个穷。”在当前自由资本主义之社会中，穷教师自不易见重。其人既不见重，欲参加政治活动以求贵，事亦不易。故今日之为师者，惟有在法律上按其本身之学历经历，在某等学校获得一教职，受一份薪俸待遇，到达某一年龄而退休，又何从而与天、地、君、亲同占一社会崇高之地位。其实为师者亦何必自惭自作。中国传统文化重人群大道，故每一人在其大群中，必知对他人有所尊有所亲。今天所风行之文化，乃西方重个人主义之文化。个人有人权，各得求富求贵之自由，能不违法律，和平相争，即属人生之大道。为人父母，亦何有其特殊可尊可亲之地位。为一政治领袖者，除在法律上所赋与之一分权力外，亦无其他特殊可亲可尊之意义。君父尚然，师又何论。

然则在当前之社会，何以尚有人愿留学校作一

师？除其人自承无能外，则尚有孔子“从吾所好”一语或可为之解嘲。余毕生执教鞭历六十九年，只在讲台上觅得一噉饭地，觉日常与青年学生为伍，亦有可乐。孔子自言“学不厌，教不倦”，周濂溪教二程“寻孔颜乐处”，颜子有孔子为师，所乐惟在学。孔子则终身兼乐学与教。余亦愿从学与教上来寻孔颜乐处。身为中国人，只读中国书，遇到无可奈何处，则仍只有借孔子语自安慰、自鞭策。所以孔子在中国人群中，终必仍有其地位。余所学浅薄，不知文化先进国如欧美亦多有教师，对余上述问题作何解答？窃意亦必有人用孔子“从吾所好”之相近语意来作解答者。故知孔子在世界中，亦必自有一地位。而中国人在世界中，亦必随而获得一地位。此则余所深信而不惑者。



（钱穆）

余亦曾薄游欧美，浅见薄识，可称无知。但窃见彼中学校教师，其自信自重有胜过当前吾国人之为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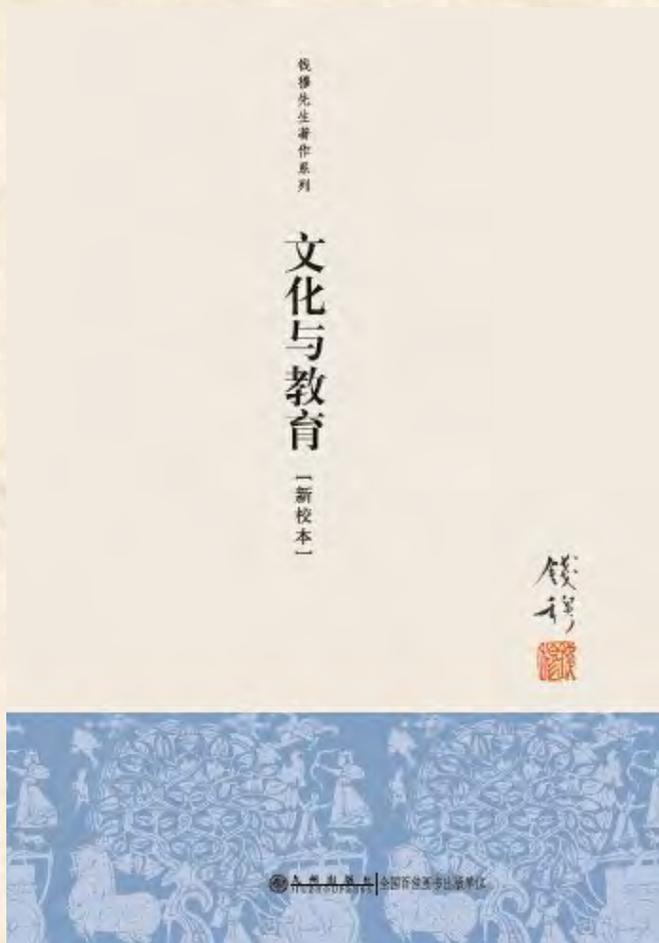
校教师者。又其国人之重视其学校教师，亦有胜过当前吾国人处。不知余此言是否有当。然窃愿举此以为国人告。处当前之情势下，既不获尽人皆留学国外，又不能强凡留学国外者尽皆回国任教，则凡在国内学校当教师者，皆不得不增其一分自信自重之心情。而凡吾国人，亦不得不对当前学校教师益增其一分尊之亲之之心情。此非余身为教师，乃出此私言。则惟我国人其谅之。

今日为孔子诞辰，国定为“教师节”。《中央日报》来书，嘱余为文。谨以余六十九年为教师之身份，拉杂书其所感。恐所言多不合时宜，多违犯当前之风气潮流，则希读者谅之，勿罪为幸。

本文摘自《文化与教育》

钱穆 著

九州出版社出版



内容简介：

《文化与教育》于一九四二年初版，汇集钱穆先生抗战时期发表的有关文化与教育等问题的二十篇文章。一九七五年，钱穆先生将此书通体重读，稍作文字修正。编辑《全集》时，增入内容相近之文若干篇，形成共四十二篇的版本，本书即以此为底本。

上卷二十篇主要阐述中国传统文化及东西文化比较、青年与人生观等内容；下卷二十二篇从教育制度与教育之师道等方面加以论述。写作时间跨度较大，读者借此可窥先生在不同时期中对教育问题之看法。



互联网时代的“纸书遗民”

© 邝海炎/文

高一时，我特崇拜李敖，心想如果以后自己出书了，序也要像他一样写得“浓缩”、“奔放”、“像广告词”、“敲锣打鼓又放鞭炮”……

高

一时，我特崇拜李敖，心想如果以后自己出书了，序也要像他一样写得“浓缩”、“奔放”、“像广告词”、“敲锣打鼓又放鞭炮”。所以，在酝酿“自序”时，我本来是要高调标榜“萨德式写作”——“读书人本该是社会的‘牛虻’，可历来坟场多谏墓，文场多屁精，邝公的批评就是要杀杀这股歪风，他追求盐酸一样的溶解力、镭一样的放射力，他是 要把词语的钢筋拉直、把文本的银器擦亮、把魑魅魍魉放倒后吹着口哨离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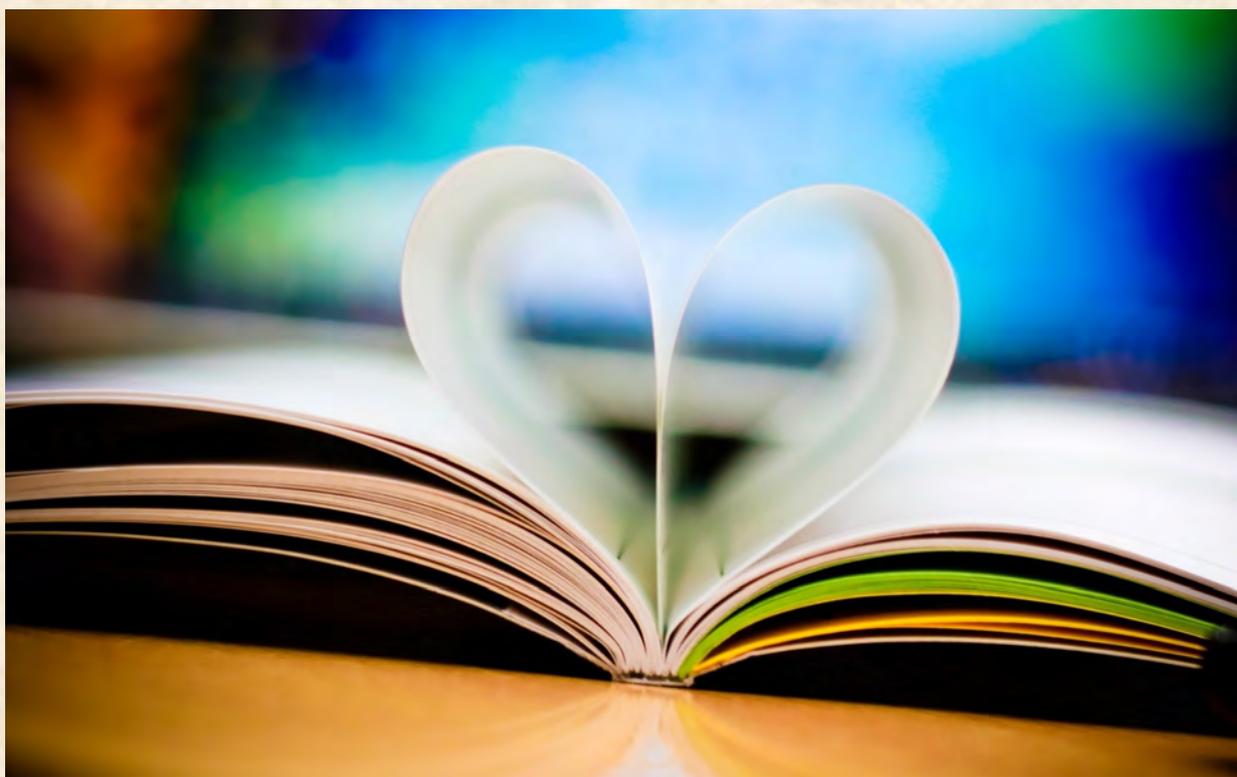
“有人认为我语言过火，这不就是我一直宣称的‘萨德式写作’吗？在网络时代，冷静是没有说服力的，只有用闪电般的语言去劈、去爆破，把愚蠢者和邪恶者打得哇哇叫，打得落花流水，善良的人才会倍受鼓舞，坚持善念和善行；愚蠢和邪恶的人才会因为敬畏收起蠢言和恶念，谨言慎行起来。”

可当黎明兄告知我，一些言论比较激烈的文章要拿掉时，我有些傻眼了，书名《快刀文章可下酒》，最痛快的几篇拿掉，还有什么劲？但我回头想了想，觉得他的话还是有道理的，毕竟印刷书与网络文章不一样。且不说名誉权的问题，有些网文恨不得用“道德炸药”在别人身上炸个窟窿出来，不正是我自己厌恶的“道德控”吗？当年邵洵美被鲁迅恶骂多冤枉，我的道德感和看人眼光难道比鲁迅还强？论断公共事件时“真理在手”“口诛笔伐”的架势，不也正是我自己反感的“启蒙主义”立场吗？网络的“段子化时评”，不也正是我鄙视的吗？既如此，拿掉那些属于传达某种社会情绪的“浪漫批判”，而保留澄清某种社会规则的“理性批判”，不正好吗？

这么说来，本书是以“互联网时代的‘纸书遗民’”的姿态进行写作喽？美国传播学家沃尔特·翁认为，媒介对人的思维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文字出现之前，人们用口语交流，口语文化的特点是——注重与他人的交往互动、顾及人情味和情境的共鸣。而文字的产生，则把认识对象分开，并由此确定“客观性”条件，使得人类可以用精细的、或多或少科学的抽象范畴来管理知识。小说要求对细节精细化的描写，因此，现代小说是印刷术兴起后的结果。与此相应，印刷时代推崇的文学风格是典雅、精致、凝练，而不像时下网文这样口水化。

老实说，我对“印刷时代的书写美学”确实更有好感。时下不少专栏作家的文章网上读还不错，一旦印

刷出书,就不忍卒读,缺乏节制、意境和韵味。以我自己的文章为例,《过于聪明的吴晓波》这类文章写得快意,网络转发也多,打印下来读,总感觉粗鄙不文。而像《“鲁迅风”的传统渊源》、《“掉书袋”与周作人文章的“涩味”》,尽管网络转发少,但打印后读来却津津有味。麦克卢汉说,每一种技术都延伸或增强了用户的某一器官或功能。但因为敏感性是守恒的,“所以当某一区域的体验增强或加剧时,另一区域的体验将减弱或失去知觉。”互联网时代的“屏阅读”鼓励我们蜻蜓点水般地从多种信息来源中广泛采集碎片化的信息,其伦理规范就是工业主义,这是一套速度至上、效率至上的伦理,也是一套产量最大化、消费最大化的伦理。久而久之,我们变得对扫描和略读越来越得心应手,但是,我们正在丧失的却是“纸阅读”时代的专注能力、沉思能力和反省能力。



但反过来想,我对“印刷时代的书写美学”的坚持

受到冷落，不正应了文凯的描述：“按说好的文字总是稀缺的，但似乎好的文字并不再被那么需要。这也许是因为注意力经济使然，也许是因为娱乐化文本使然。”文凯还大胆地推测：“就像书法从知识人的基本功演变为少数人掌握的艺术技能，‘好的文章文字’也将如此。那些精巧的遣词造句、修辞比赋、旁征博引、妙趣横生，大众一定还能见到，但未必都能通晓了。在一片喧嚣中，还愿呕沥心血化为墨痕的，注定要成为孤独者。”这一观察让我确实有些尴尬，乃至沮丧。

对文章的经营真的会跟书法一样落寞为“艺术技能”吗？我想寻找一个抗辩的理由。沃尔特·翁在“口语文化”、“书写文化”后，还提出了“次生口语文化”的概念，也就是到了电影广播电视互联网兴起的时候，移情的、参与的、贴近人生世界的口语就又回来了，只不过与“原生口语文化”相比，“次生口语文化”是经过书写文化洗礼的，因此已具有一定的理性内省特质，比如，电视剧类似于古代的说书，但电视剧也显然能承载更多的思想内涵。

正因为次生口语时代保留了书写时代的内省特质，也就同时保留了通过文字返回“原初之思”的“还乡冲动”。本雅明认为，艺术品的光韵来自即时即地的独一无二性，胡文辉兄反驳：“光韵来自消逝的心理时空，来自层累的文化包浆，来自投射的历史想象。”“试看中国古代的拓本刻本书，本也属复制技术的产物，但若跨越千古，那它们就可能变得独一无二，价值连城。”古籍的魅力，只有时间能解释。在某种程度

上，古籍跟艺术品一样，是凝固的、上锁的时间经验，等待观者的“意识钥匙”来开启。

人为什么会怀恋老朋友？因为他们跟普洱茶一样能打开陈酊、暖润的回忆。余秋雨说，普洱核心秘密是“发酵”，“青春芳香的绿茶只能浅笑一年，老练一点的乌龙茶和红茶也只能挺立三年，反倒看似蓬头垢面的普洱越发光鲜，原来让人担心的不洁不净，经过微生物菌群多年的吞食、转化、分泌、释放，反而变成了大洁大净。”你看清代宫廷里库存的其他茶都化为尘土，唯有普洱筋骨疏朗，历久弥香。以前还见过一位经济学者质疑《资本论》：“为什么酒放酒窖里，你不对它做出什么劳动就会升值呢？”这都是发酵的秘密，也就是事物的“陈化”。所以，陈年老友跟这陈年普洱、陈年老酒类似，那是因为“最初感动”（没有世俗算计）在时间中发酵而变得弥足珍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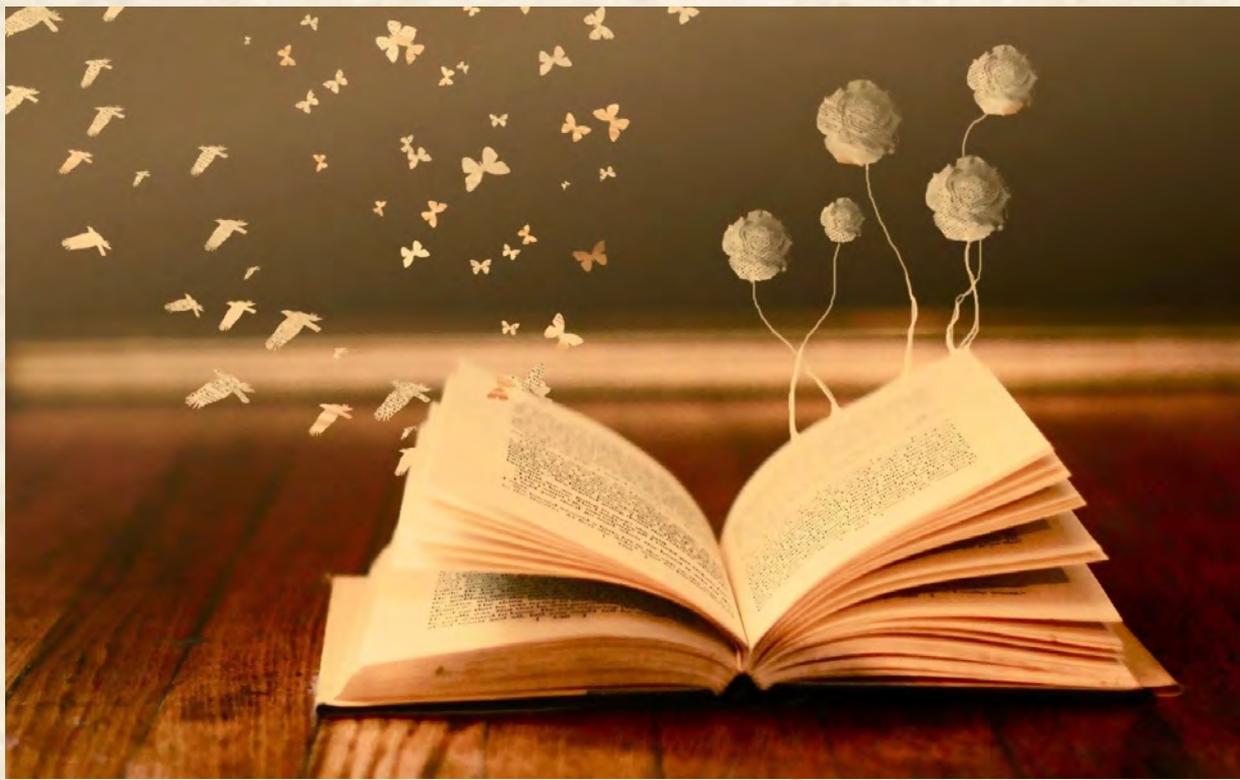
作为一种凝固“最初感动”、“原初之思”的符码，文字系统显然比普洱更复杂、更精细，因而更具有互联网产品不可替代的地方。图像语言对于文字语言的优势，复旦大学文学教授严锋曾有深刻揭示：“设想朱自清活在21世纪，有一天晚上院子里坐着乘凉，忽然想起家边荷塘，悄悄地披了大衫，带上门出去。看到月光淡淡的，忍不住拿出锤子/粗粮/华强北手机，咔嚓一下发到朋友圈/微博：写了句‘今天的荷塘很美。’然后就木有了。文字木有了，《荷塘月色》木有了，散文木有了。技术就是这样把文学干掉的。”但《荷塘月色》写景太绕，其想象不如图片瓷实，才被秒杀。可有些文字却不容易被图片扼杀，比如《红楼梦》里凤姐向刘姥姥讲解茄鲞，“把才摘下来的茄子把皮去了，只要净肉，切成碎丁子，用鸡油炸了，再用鸡脯子肉并香菌、新笋、蘑菇、五香腐干、各色干果子，俱切成丁子，用鸡汤煨干，将香油一收，外加糟油一拌，盛在瓷罐子里封严，要吃时拿出来，用炒的鸡瓜一拌就是。”文字就比图片更诱人。

图像语言只是传达视觉，味觉是传达不了，传达带心理描写的画面更蹩脚，比如，冒辟疆《影梅庵忆语》写董小宛：“姬最爱月，每以身随升沉为去住。夏纳凉小苑，与幼儿诵唐人《咏月》及《流萤》《纨扇》诗。半榻小几，恒屡移以领月之四面。”你若从动画图中看到一个美妇不停地在庭院换位置，不当她是神经病或思春才怪，哪会想到是“爱月”。

可见，对文章的经营还具有“存在论”意义，当他

人因为读你的文章而打开了某个凝固的“美好过去的瞬间”，好文章就不只是审美愉悦，而是“存在”的召唤——是“最初感动”的再现，是“原初之思”的闪光，是同学粤得所说：“读了你的东西，感觉自己又活了一遍。”

可尽管有这个充足的理由来雕章琢句，我还是有些发怵。在黎明兄和文凯兄的双击下，不但“岂有文章觉天下”变得有些可笑，“只剩文字娱小我”也有点可怜了。



我不是一个技术悲观主义者，我对互联网这个神赐的礼物一直感激。《张小龙比马云更具“产品哲学家”气质》一文凝聚了我对互联网最真切的理解，“互联网产品的本质是什么？就是——技术与人类共同进化；救平时间焦虑；身体与自然共融。从目前看，马云与他的阿里巴巴更像是互联网时代的‘罗马帝国’，他总是在‘挑起’（比起史玉柱

那种掠夺性开发,练太极拳的马云还不算太过分);而张小龙则像是‘希腊城邦’的修道者,他只是‘带出’。因此,后者更接近海德格尔、梅洛-庞蒂的哲学,更接近‘原初之思’,也就更具有‘产品哲学家’气质。”

有网友读后留言:“对于普通人来说,还是更愿意生活在罗马”。这就注定了张小龙的孤独!但孤独是因为内容独特而不能交流……“越是丰盈的灵魂,往往越能敏锐地意识到残缺,有越强烈的孤独感,在内在丰盈的衬照下,方见出人生的缺憾。反之,不谙孤独也许正意味着内在的贫乏。”(周国平语)雪莉·特克在《群体性孤独》一书里不无忧虑地指出,互联网的丰裕和拥挤使人丧失了独处的能力。

所以,“孤独不是可怜,而是自矜”,但愿我也能走进这种孤独里,领略孤独的美好吧。

是为序。

本文摘自《快到文章可下酒》(精装)

邝海炎著

九州出版社出版



内容简介：

作者博览群书，视域广阔，秉承宋儒“格物”的精神，对于上天入地各种事物，无不喜欢拿来一“格”。本书论述举凡文学、思想、历史、电影、美食、运动、游戏、性别等等，看似汗漫无归、洋洋大观，实则都是“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文学感发，“问题意识”更是一以贯之，此即“个体自由主义”。



中国菜、中国胃、中国情

◎瘦 竹/文

杨先生没有明说她在海外时时惦记着祖国,我却在煎、炒、烹、炸里嗅到了。中国人无论到了哪里,中国胃绝对改不了……

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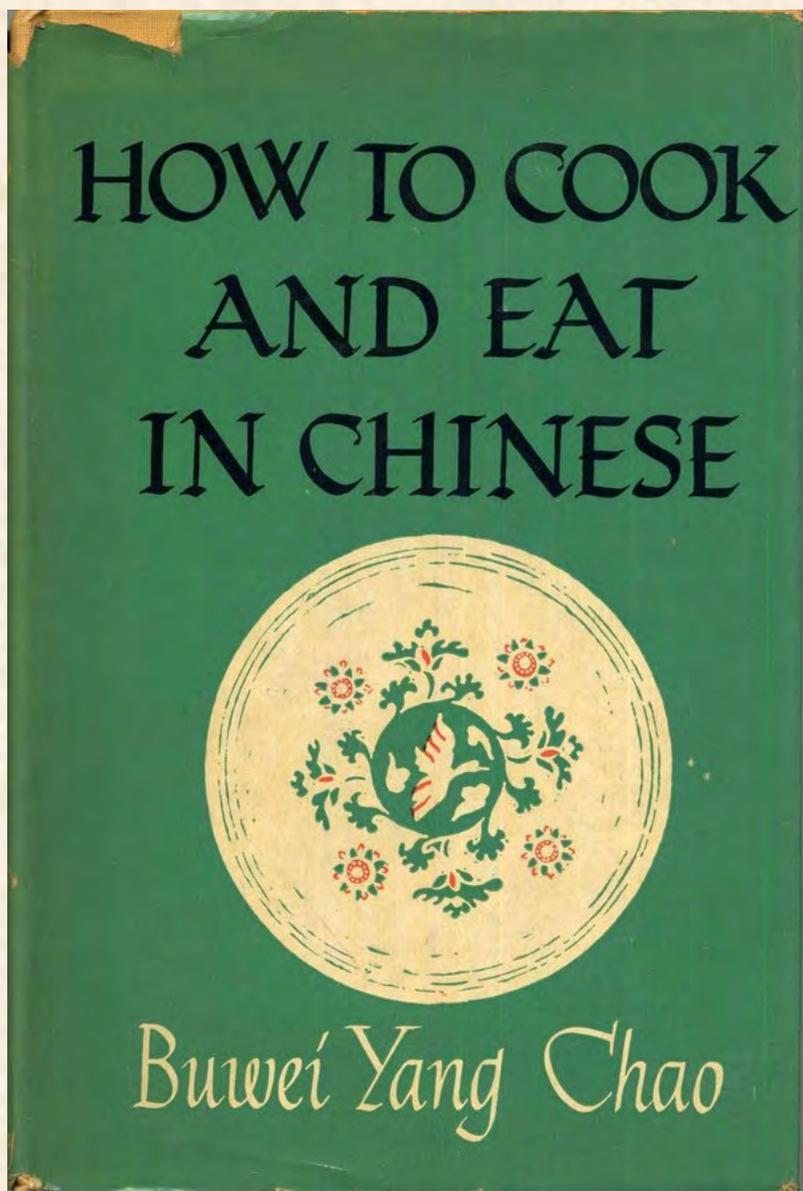
清被迫打开国门，西方的东西蜂拥而至，吓坏并惊呆了惯于以老大自居的国人，差不多就在同时，中国也有些东西流向欧美，同样吓坏了欧美人，比如说中国菜。1849年，广东人跑到旧金山淘金，带去了粤菜，也给美国人造成了中国人“只要是活的就能吃”的“野蛮”的印象。当然，欧美人写的一些追求低级趣味的中国游记对此亦有贡献。这只是欧美对中国饮食文化的误解的一小部分。即便到了二十世纪上半叶，多数美国人对中国菜的印象只有一道传说是李鸿章访美时随行厨师发明的“杂碎”。1938年，赵元任、杨步伟定居美国，后者深刻地体会到了中美饮食文化的差异与双方的误解。



(赵先生一家人)

说起赵杨伉俪，多数中国人知道赵元任是当时清华四大导师之一，著名的语言学家，而对其妻子不太了解。在美国正好相反，赵元任颇有学术名气，但一

般美国人不知道他，却知道杨先生，因为后者在1945年出版了一本《中国食谱》，引起轰动。旋即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欧洲出版，持续畅销多年。



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即食谱与制作程序，在今天看来并无特点。很多做菜的小窍门与注意事项，杨先生给忽略了——想学做菜还不如上网查——然而读起来，却别有一番风味。就像同一道菜，每个人做出来味道还是有差异，水平还是有高下之分的。《中国食谱》就是杨先生在70年前端上的一道大菜，至今余香袅袅。

初到异邦，首先抗议的就是胃口。当时在美国的很多国人都蹭过杨先生的饭，例如胡适、傅斯年和杨联升。时值二战，美国物资紧张，杨先生看到美国主妇扔

掉了太多可以做中国菜的食材，感到可惜，那些美国太太也有学做中国菜的愿望，建议杨先生写本中国食谱。赵元任起初反对，待杨先生写完，他却要审查，气得杨先生“左眼忽然充血四个月看不见东西。”



（正在写作的杨步伟）

书成之前，名人们就预约写序，各大出版公司也抢。为了照顾美国人习惯，杨先生特意买回一大堆量筒、量杯和汤匙。食谱也弄得和化学实验报告似的，颇有意思。有关《中国食谱》之来历、之写作过程、之趣事，在杨先生的另一本书《杂记赵家》第十五章有详细叙写。

老实说，欧美人凭借《中国食谱》想做出地道的中国菜，恐怕不易。菜谱是地道的中国菜谱，做菜程序也正确，但这里面涉及到一个很微妙的关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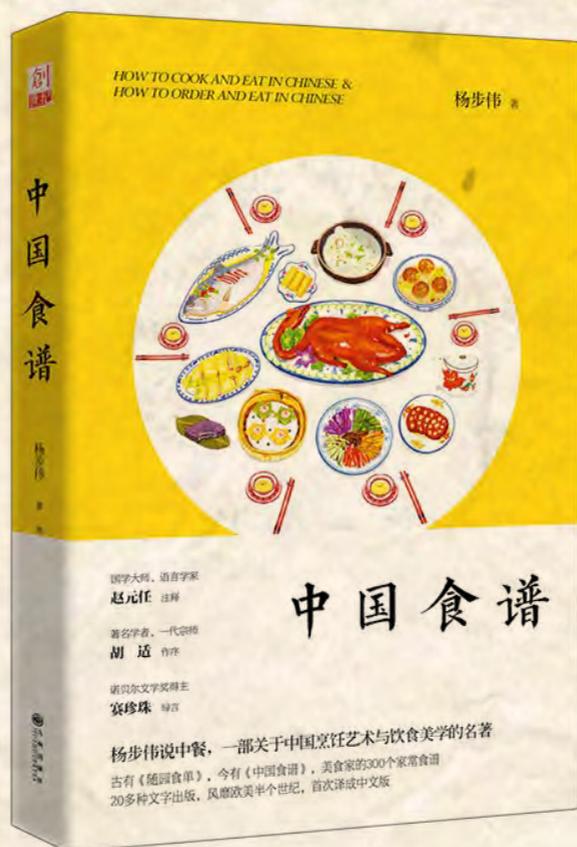
之处,那就是不同文化熏陶出来的不同饮食思维、习惯以及审美。

杨先生没有明说她在国外时时惦记着祖国,我却在煎、炒、烹、炸里嗅到了。中国人无论到了哪里,中国胃绝对改不了。去旧金山淘金那帮广东人,带着大米、干海鲜、腊肠、酱油和咸菜。杨先生写书时,有二三百中国留学生去蹭饭,美其名曰做杨先生实验的小豚鼠。东晋张翰见秋风起而思念家乡菰菜鲈鱼,命驾而归。我想,杨先生每写下一道中国菜,或可慰藉一下思乡之情吧。有许多东西,亘古不改,中国人的中国菜、中国胃和中国情居其一焉也。

推荐阅读:《中国食谱》(精装)

杨步伟著

九州出版社出版



内容简介：

本书包含了杨步伟的两部著作：《中国食谱》(How to Cook and Eat in Chinese)和《怎样点中餐》(How to Order and Eat in Chinese)。1938年，杨步伟随丈夫赵元任定居美国，她放弃了热爱的医生本行，成为低调的家庭主妇。她写了《中国食谱》，向西方人介绍中国菜与饮食文化，由女儿赵如兰译成英文，赵元任作注。她从中餐烹饪原理、用餐礼仪写到东西方文化差异，兼介绍中国各地的传统习俗。出版后被纽约时报报道，广受欢迎，再版二十多次。后来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在欧美持续畅销数十年。

因此，杨步伟又写了《怎样点中餐》，由女儿赵来思译成英文，赵元任作注。在这部书里，杨步伟介绍了如何在美国吃地道的中国菜肴，她坚持认为“筷子比刀叉灵活，筷子应该统治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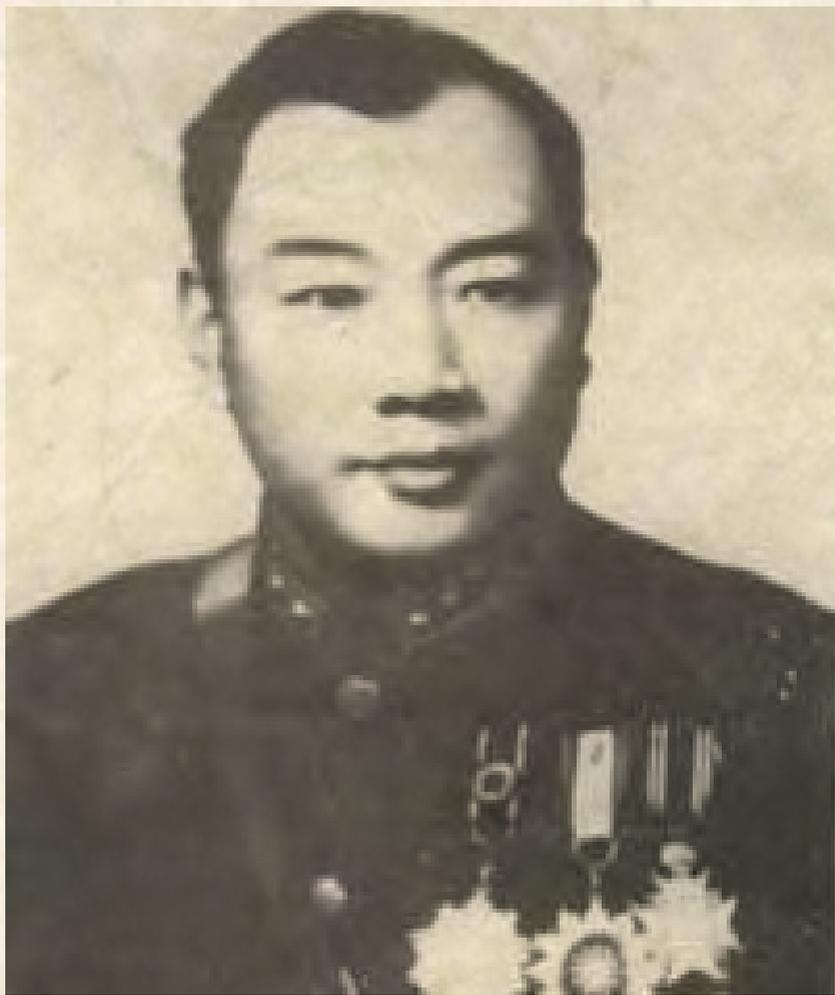
瞿秋白：真实的灵魂（二）

◎ 曾纪鑫/文

瞿秋白不仅写得一手好文章，赋得一手好诗，还写得一手好字，刻得一手好印……

国

国民党 36 师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军官多为清一色的黄埔军校毕业生。师长宋希濂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读过瞿秋白的著作，对他的学问甚为仰慕。瞿秋白的身份暴露后，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也给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那就是生活条件大为改善。再也不是普通囚犯的待遇，而是住有一个单独的房间，伙食按国民党 36 师师部人员标准，有时还加几两白酒。自师长宋希濂以下所有与瞿秋白打交道的官兵，都对他表现出相当的尊重，皆以“瞿先生”相称。



(宋希濂)

瞿秋白囚于一室，失去人身自由，他的内心深处，肯定感到了自由的可贵与生命的紧迫，而给敌人的印象，却是从容而坦荡，表现出一副不卑不亢、刚柔兼济的态度。

瞿秋白不仅写得一手好文章，赋得一手好诗，还写得一手好字，刻得一手好印。国民党官兵知道后，求诗索印者不断。秋白也不拒绝，平日忙于革命及党务工作，难有吟诗刻印的悠闲，在“大休息”之前，重温一下昔日所学，也算是对人生的另一种总结吧。

一有机会，瞿秋白还不忘向看守他的士兵宣传一些共产主义思想与道理。这期间，敌人少不了要他写一些所谓的招供之词。在一篇长长的“供词”中，瞿秋白写的是苏区根据地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对国民党军队残酷的军事围剿予以严厉谴责。瞿秋白虽然深受王明路线的折磨与危害，并对肃反扩大化持有异议，但他坚持党性原则，在“供词”中并未透露半分。国民党文人赵庸夫曾对这篇“供词”作过一番“点评”：文长四千余字，首段叙在沪之生活状况，中段述刚到匪区之感想，末为匪区政治的设施，及其对伪政府之鼓吹，因而不便发表。”

从隐瞒身份到叛徒指认，秋白的内心深处，也经历了大起大落的变化与艰难痛苦的转型——从希望到绝望，从绝望到坚强，从坚强到反思。敌人外松内紧，瞿秋白深切地感到，生命的终点，正一天天地向他逼近。他知道死亡的不可避免，他不惧怕死亡，但总觉得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有一件紧迫的事情没有完成。

自关押在长汀一中国国民党36师师部后，瞿秋白那多病的身体，除有些咳嗽、头晕外，却没有生过一次大病。如果换了常人，羸弱的身体不堪精神重负，病情会更加严重。而秋白则不然，一种无可言说的力量支撑

着他在人生的最后期限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便是他以惊人的坦诚留下的思想自述《多余的话》。



这是一件非完成不可的大事，又是一件不得不认真对待、慎重考虑的大事。写，还是不写？秋白进行过拉锯式的反复思想斗争，内心十分矛盾。不写的话，一些个人隐密将随着肉体的消亡带入坟墓，永难为人知晓；而将一些内在情绪、真实想法形诸文字，又会带来一种怎样的后果呢？也许会遭致敌人的利用，同志的误解。身份刚一暴露，秋白肯定就动过书写的念头，可直到一个多月后，也即 5 月 17 日，他才打消犹豫，开始动笔。

他不知道国民党会怎样处理他的文稿，是全文留存发表，还是断章取义、大加删改，或者干脆销毁了之？他更不知道自己的文稿能否送达同志、亲友手中，并且连如何处理、请人转达、秘密送出之类的努力也不

曾有过。他不知道,也不想、不管、不问,只是凭着生命的本能,在一种不可遏制的内在冲动下进行写作,给自己人生来一次总结,向个体生命作一个交待,给复杂历史留一份见证。死亡的脚步声已经清晰可闻了,再不写,就没有机会了。只有到了这样一种生命“不但不能按照年份来算,甚至不能按星期来算了”的最后关头,瞿秋白才抛开一切顾虑,进入亢奋的创作之中。

既然要写,就写真实的自我,真实的人生道路,真实的思想认识,真实的心理状况……不矫情,不掩饰,不谄过……当然,这也得有一个前提与底线,那就是不能暴露有关共产党组织的重要机密。

再过一段时日,灵魂便从躯体脱窍而出了。于是,秋白就以这样一种即将来临的状态,让灵魂跳出肉体,对自己三十六年的人生进行一次全面客观的审视与反思。生死已不重要,功名利禄早已置诸脑后,正面的或负面的、积极的或消极的影响也不予考虑,个人荣辱更是不在话下,重要的是坦诚与真实,“说一说内心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

寒水先生雅正

瞿秋白

廿載浮沉萬事空
年華似水已流
東枉拋心力作英雄
湖海樓邊
芳艸萋江城暮
負落花風黃
昏已近夕陽紅
寂寞此人間
且喜身無主
眼底空
烟過盡時正我
浙遙家
花落
知春殘一任風
和雨信是明年
春再來應有
如故
并
山城細雨作春寒
料峭孤舍舊夢
殘何事萬緣保
寂寞偏留綺繞
靈山

一九二五年初在浙江杭州中興道

(瞿秋白的亲笔诗)

于是，我们所见到的《多余的话》，便是一篇撇开了多重顾虑、超越了外在羁绊、达到了自在境界而留下的叙述——一份人生道路的真实记录，个体灵魂的深刻剖析，思想信仰的逻辑发展，复杂心灵的坦荡呈示。秋白说他并无什么“治国平天下”的大志，不过想“将来做个教员度过这一世”。因为一些偶然的机缘与变故，他母亲自杀、家庭离散后，便独自一人跑到北京，挑了一个既不要学费，又不要资历的学校——外交部立俄文专修馆学习俄文，于是便开始了一段在他看来属于“历史的误会”的人生历程。

五四运动一开始，瞿秋白在谁也不愿出面的情况下，不得不担当起俄文专修馆总代表之一，成为学校的“政治领袖”。李大钊、张崧年等人发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秋白因为俄文及对社会主义最终理想产生兴趣

的缘故，也就加入其中，并读了一些促进思想猛进的书籍。然后就有了机会去莫斯科，秋白原意，是想看看那“新国家”，并借此机会把俄国文学好好地研究一下。

适逢陈独秀代表中国共产党到莫斯科，秋白就当了他的翻译。陈独秀回国时，也就跟着一同回到了北京。在1925年1月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瞿秋白当选为中央政治局成员，与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彭述之组成五人常委会。至此，秋白完全成了一个职业革命家，不得不放弃平生酷爱的文艺而全身心地投入到政治斗争之中。



[1922年共产国际四大（前排左一为陈独秀，后排左一（半个脸）为刘仁静，左二瞿秋白）]

瞿秋白笔下描述的人生历程，真的就像一个苛刻者审视着另一个与他不甚相干的个体。没有豪言壮语，也不刻意装点自己拔高自己，只是凭着事实的真

相与本色，静静地述说着。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置身国民党监狱，还能保持如此平静的心态，他豁达的胸襟、人格的魅力、高尚的情操顿时跃然纸上。

武汉国共分裂之后，陈独秀退出中央，瞿秋白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在他担负共产党直接政治领导人的1927年7月至1928年5月约一年时间里，发生了南昌起义、广州暴动与秋收起义。这三大起义不仅在政治上、军事上挽救了共产党，也标志着共产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开展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秋白将功绩归于其他同志，说他只不过发表了一般的政治主张，因为对组织特别是军事不甚明了，也就完全听凭组织部军事部去办。

这时，他对自己所扮演角色已明显地表示不满，觉得自己没干实事只在空谈，就想退出领导核心位置。而这样做，“又觉得好像是拆台”，他屡次想说“你们饶了我吧，我实在没有兴趣和能力负担这个领导工作了”，但终究说不出口。于是，秋白就在一种勉为其难的状态下继续留任要职，竭尽全力地工作着。无可形容的重负压在肩头，十天八天不安眠是常有的事，长期的消耗弄得他身体衰弱，精神倦怠。



（1927年，摄于汉口中共中央办公室门外）

直到1931年1月上旬，瞿秋白在共产国际代表主持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因“左倾”盲动主义错误被撤销领导职务。外力的作用除却了他内心一直想解脱而又难以启齿的重负，他当时的感受，是“觉得松了一口气”，终于得到了一个休息调整的机会。

在秋白主持工作期间，率领中国共产党摆脱右倾路线，闯过险遭国民党扼杀的难关，经历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艰难转折，功莫大焉。然而，秋白对共产

国际不懂中国实际情况的指手画脚一直不满，在他们的控制下不得不做出一些违心的事情，他的所谓“盲动”，很大程度上是执行共产国际指示所带来的后果。于是，秋白便产生了中国共产党必须独立自主的想法，对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理论提出批评，并在处理某些具体事情时得罪了联共。秋白的做法自然引来联共及共产国际有关领导人的忌恨，撤职打击也就在所难免。

而此后，深得共产国际信任重用并严格执行其方针路线的李立三、向忠发、王明等人，也就在“左”倾的道路上一以贯之、“合乎逻辑”地越走越远，由盲动错误发展到李立三的冒险主义、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国共军事力量对比相当悬殊乃至不成比例的情况下，冒险与教条使得中国共产党损失惨重，不得不进行万里长征的战略大转移。



[博古、王明与周恩来合影（从左至右）]

瞿秋白虽然早就不想担任要职，但共产国际的粗暴作风、宗派主义、政治打击，仍让他感到压抑与不满，体面而愉快地离开领导职务，才是他心中的渴望所在。

我曾多次捧读约两万字的《多余的话》，感受最为深切的就，瞿秋白的一生，总是处于一种复杂矛盾的状态，两种不同方向的力量作用于他的身体，一种无可言说的痛苦与沉重、压抑与灰暗、勉强与无奈撕扯着他的灵魂。

秋白出身于世代读书做官的绅士家庭，儿时的生长环境与生活背景，决定了他那似乎与生俱来的绅士意识及贵族知识分子气质，“一种中国式的士大夫意识，以及后来蜕变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或者市侩式的意识”，然而，他不得不时时压制这样的意识与情感，创造新的情感、新的理智与新的意识；他个人最为爱好的是文艺、小说、诗词、歌曲之类，然而，他不得不撇开所爱投身到不感兴趣的政治组织工作之中；他只想在随便一个小市镇上去当一名教员，而那看不见的“命运之手”却让他当上了共产党的领袖；他是一个连杀一只老鼠都不会、也不敢的懦弱书生，却不得不领导武装暴动；他在做着繁重的政治工作时，心中想着的，却是“替别人做的”，每次开会也希望早早结束，好回到属于自己的个人天地；他内心有着自己的政治观点、独到见解，却不得不受命于共产国际，说一些违心的话，做一些违心的事；他内心有时软弱得如同一个“婆婆妈妈”，可有时却坚如钢铁；他认为最理想的世

界是大家不要争论，“和和气气地过日子”，可又不得不在党内党外进行一系列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政治斗争；他身体虚弱，1919年就得了吐血症没有好好医治，而1926年的肺结核已使他的生命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阶段，可除却躺在床上不能行动、神志昏迷的几天外，其他时间，都在一刻不停地学习、工作、思考……



（瞿秋白）

我们在《多余的话》中所读到、认识到的瞿秋白，就是这样一个人有着二元人格、复杂思想、矛盾心态的真实人物。秋白以一种超拔的努力，让自己的灵魂站在炽

目耀眼的聚光灯下，拿着一把锋利的解剖刀对着另一个曾经的自我，切割、化验、分析，那种犀利与透彻简直达到了令人无法想象的地步。一个人，能够这样地解剖自己、审视自己、反思自己，暴露内心真实世界，点中自己的“穴位”，道出自己的弱点，敢于承担，勇于自责，达到如此深刻的程度，除了瞿秋白，在我心中还没有他者能与之比肩。

当然，也有过类似解剖自己的文章、书籍，他们不是囿于时代局限、个人见解、狭隘视野，就是矫情伪饰、刻意曲笔。唯有瞿秋白，以一个文人兼政治家的特殊身份，一个平民而领袖的丰富阅历，一种超越苦难的勇气决心，一种洞彻人生的坦诚洒脱，才能达到这样少有的高度与深度。秋白一旦撤职，也就意味着政治生命的结束。他虽然还担任过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教育部长等职，但多属“清闲职务”，不必“出席党的中央会议，不必参与一切政策的最初讨论和决定”，还得遭受各种指责、批判乃至宗派主义、左倾路线的迫害。据有关资料记载，就连当时的中央党报委员会成员陆定一也有意避免与瞿秋白接触，以免引起他人的猜测怀疑，遭致更大的迫害。



(1937年，在陕西三原县云阳镇合影。左起：邓小平、杨尚昆、陆定一、黄克诚，右一为罗荣桓)

在压抑与迫害的沉重氛围中，秋白没有怨天尤人，仍是以一副坦荡的态度，将成绩归于别人，错误归于自己。他将自己那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与二重人格给革命工作带来的客观效果，视为敷衍、消极、怠惰。前面已是绝壁，路已尽，灯将灭，他无法再生，可在回望来路时，尽管“枉费了一生心力在我所不感兴趣的政治上”，不是那么尽如人意，与完美更是相距遥远，可他不觉得可惜，不觉得后悔。至于身后的一切，他不愿顾及，也不是他所能顾及得了的。只要自己以一颗赤诚之心，坦荡地对待一切人与事，包括历史，做了自己能够做的一切，这就够了。

瞿秋白任凭自己的情绪与本真一吐为快，在尽情地倾诉与流畅的文字中，潜藏着的分明是杜鹃啼血般

的生命绝唱。快要完篇时，秋白面对即将到来的“伟大的”休息，无可掩饰地流露出对生命的执着与依恋，他想再读一读自己喜欢的书，尝一尝很好吃的堪称“世界第一”的中国豆腐。然而，这种依恋如火花般一闪即逝，一个历经坎坷跌宕，遭受无情打击的沧桑之人，对人生不会作脱离现实的空幻美丽之想，于是，他赶紧收住笔墨，以前所未有的决绝凝重地写道：永别了。”

本文选摘自：《历史的张力：重寻11位英雄之路》

曾纪鑫 著

九州出版社2016年7月出版



内容简介：

本书叙写、读解的十一位历史人物，有被后世誉为“智绝”的诸葛亮，创作世界第一部茶书的陆羽，“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的朱熹，七下西洋的郑和，编撰《本草纲目》的李时珍，“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面临时代巨变作出“另类抉择”的萨镇冰，不惜生命高风亮节的瞿秋白，还有“半截子英雄”李自成以及作者笔下少有的女性人物——肩负和亲使命的王昭君、文成公主。他们都是当时的英杰，其成就往往就是一座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的山峰。

作者除大量阅读、考证外，还前往这些历史人物的故居、墓葬、纪念馆以及相关遗址，考究故迹，还原事实，揭示真相，感悟历史，以点带面，探寻价值，阐释意义……这种“历史的在场性”写作，使得作者笔下的人物，极富弹性与张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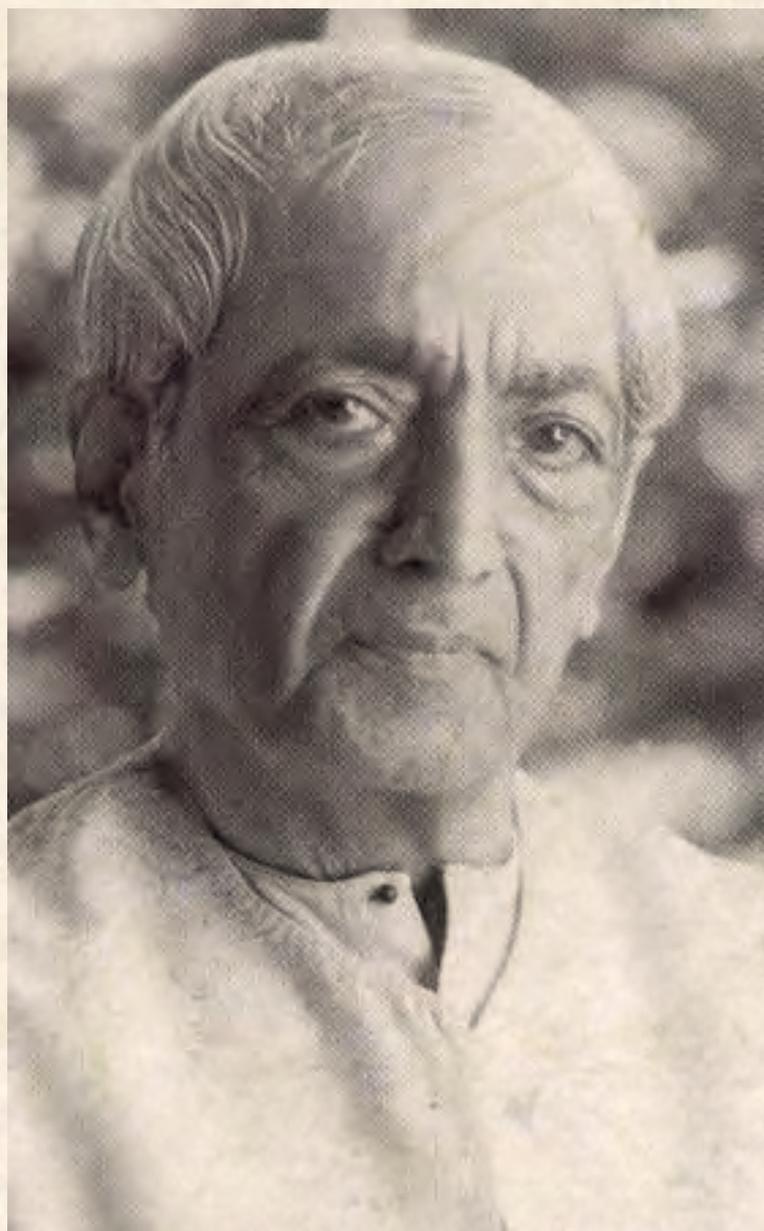


克里希那穆提的生与死

◎ 玛丽·鲁琴斯/文

克里希那穆提的死亡在某些方面就如同他的生命一样神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生命的大部分时候都感觉到“溜走”要比存活容易……

克 里希那穆提的死亡在某些方面就如同他的生命一样神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生命的大部分时候都感觉到“溜走”要比存活容易，所以当他渴望“溜走”时，他应当继续活下去。



他曾经相信他知道自己何时会死，然而他的死亡的来临却是让他大吃一惊。在欧亥录制的最后的录音中，当他谈到“该死的印度迷信”时，他当然指的是印度传统上相信一个圣人能够用意念让自己死去。克原本可以通过要求摘除喂食的导管而死亡，但他觉得那将是自杀，是违背了托付给他管理的身体——一种神圣的信任。然而让自己死去，如果成功的话，难

道不也是一种形式的自杀吗？

“他者”希望居住在一个病躯之中，克对此表现出吃惊，为什么它不让他走呢？他想知道自己的病是否是因为他做错了什么。一个人或许会问，“他者”让他死去是因为他的身体已经变得没有用处了吗，抑或它让他患上致命的疾病是因为他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因为他的教诲完成了？



在这两种情况中，“他者”显然都最终舍弃了他。克相信“某种事物”，某种他不被允许去谈论的事物，将决定克应当遭遇什么。但与此同时，他指出，假如有某种事物决定了发生在克身上的一切，那么它会是何等的非凡。这里显然存在着矛盾，不是吗？不过尔后克在他关于自己的阐述中有其他几处反常的地方。

克从不曾怀疑他始终被某种事物保护着，他相信当他为了发表演说搭乘飞机或者以任何方式旅行，都不会遭遇不测，那种保护延伸到了与他一

同旅行的人。

不过，他的职责便是不能仅仅为了开心而将自己暴露给任何危险，比如滑翔。他从不怀疑过教义或是被托付给他照料的身体的重要性。



迄今为止他一直声称，经由许多个世纪才创造出了这样一个身体（他使用的总是“教诲”、“身体”，从来不是“我的教诲”、“我的身体”）。他似乎既在自己的神秘之中，又出乎其外。他不想制造什么神秘，然而神秘确实存在，对此他似乎无法自己解决，认为这么做不是他的事情，虽然他急切地希望其他人去解决，在这种情况下，他将能够证实他们的解答。

克曾经指出，教诲是作为“一种启示”而来的，如果他坐下来思考的话，就不会向他走来。但是当他撰写《克里希那穆提笔记》的时候，显然启示每天都会到来。

是什么促使他突然去撰写此书呢？除去内容，它是一部非凡的手稿，323 页，没有一处涂抹。从克自己的话，人们被迫得出的结论是，他是某种事物的“载体”，他受启示得到的教诲，正是来自于这一事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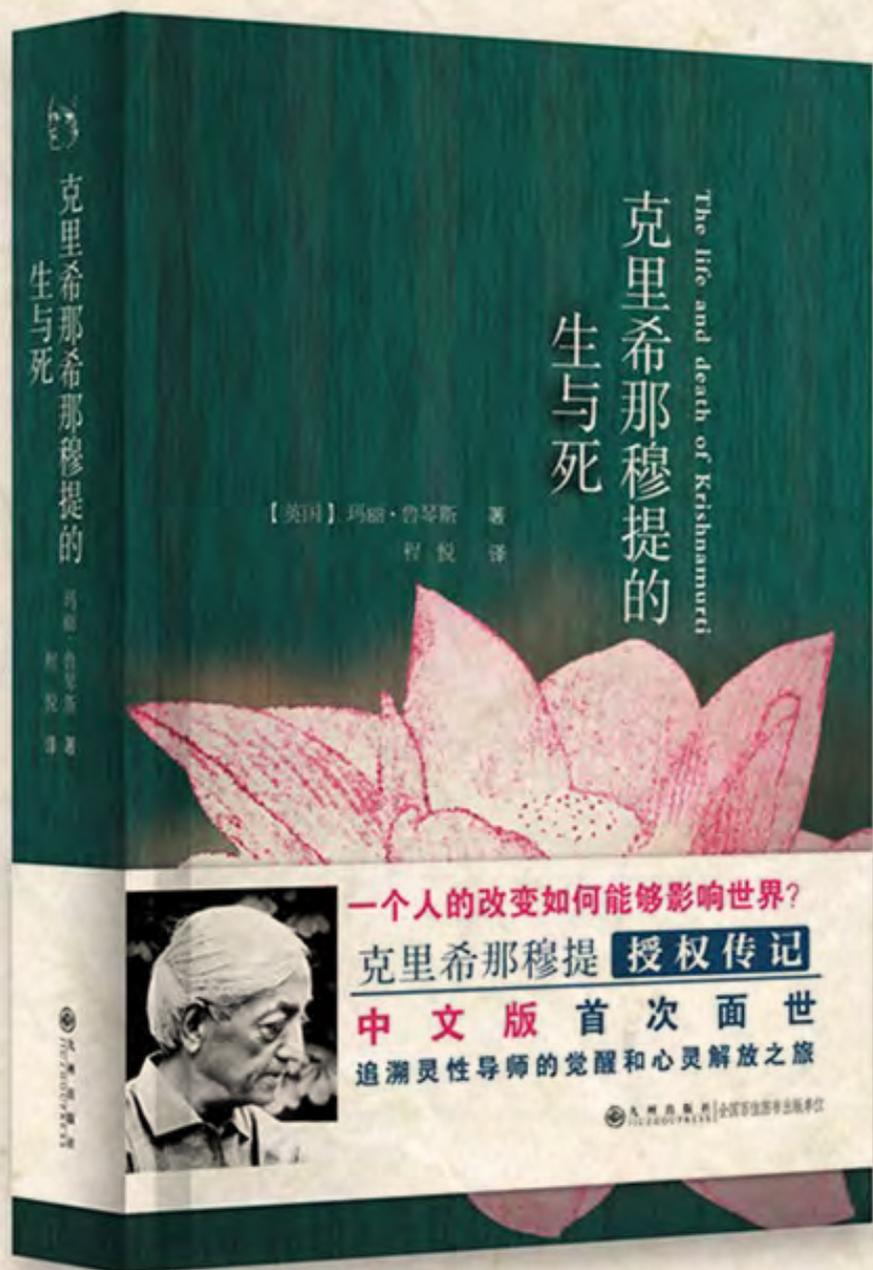
然而，他的大部分深受这一事物的浸染，以至于它就是他，甚至当它撤退，假如他严肃地谈论到它或者让自己向它敞开，尤其在夜晚的冥想中，那么它又会返回——从不曾邀请过它。

有时候他吃惊的是它应当在那里，比如当他在《克里希那穆提笔记》中描述他是如何从格施塔德的安宁来到巴黎一处位于第八层楼的公寓，发现“静静地坐在午后，目光越过那些屋顶……出乎意料的是，那种赐福、那种力量、那种他者带着温柔的澄澈而来。它填满了房间，停留下来。当撰写这些的时候，它就在场。”

本文摘自：《克里希那穆提的生与死》(精装)

玛丽·鲁琴斯著

九州出版社2016年6月出版



内容简介：

本书是克里希那穆提的挚友为其所作的传记，文字细腻而准确，更收录有作者本人和相关人士收藏的数十张宝贵照片，忠实地展现了这位伟大哲人迷人的一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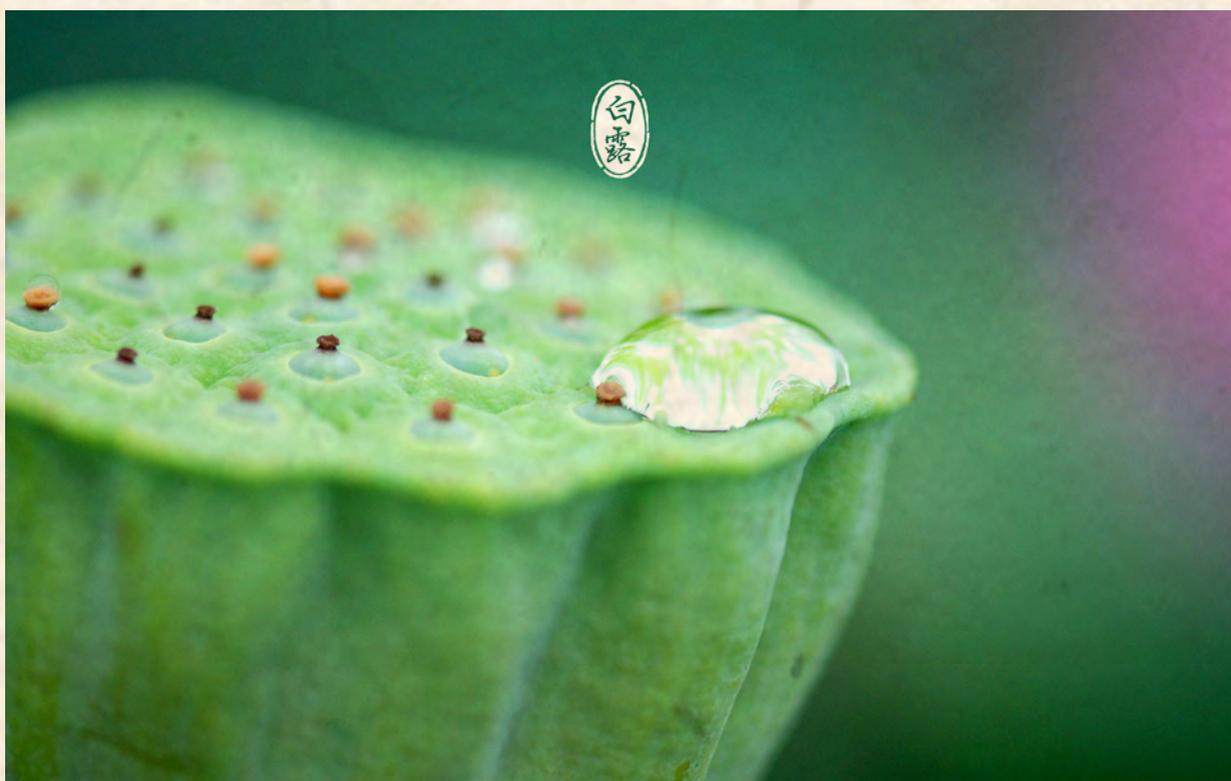


白露节的水晶冻

◎晏 屏/文

“好山出好水，好蹄做好冻。”鸡、鱼、猪、牛等众多食材放入瓦罐慢熬数个小时成浓香扑鼻……

在南溪，风、雨、树、花、叶每时每刻都在用变幻的姿态提醒我万物的变迁。比如我日渐感到凉意时，突然就看到草丛上不再是透明的露珠了，而是一层淡淡的洁白晶莹的东西。“白露含秋。”奶奶用一句很诗意的回答解决了我的疑问，“秋始白霜。”我向田间走去，秋收后光洁的田里，像镀了层银粉，被朦胧的水汽笼罩着，兼有水墨的浓重与工笔的细腻。芦苇和野草枯萎、干瘦，坚定地昭示着蒹葭苍苍的意境。临高而站，衣袖被风鼓起，清风满袖。从此，风轻、云淡、天高、水长。



对于奶奶来说，白露的到来，意味着另一种生活方式的更迭。一天早晨，奶奶拎着两只肥白硕大的猪蹄回家。把火钳放进灶膛里，十几分钟后拿出来，对着猪蹄烫上去。只听“滋滋”几声，猪蹄上的毛被烧得焦黑。一只上好的猪蹄被此种酷刑逼供后，瞬间就交待出自己肥美的本性。但奶奶像黑手党老大一样毫不手

软，对着已渐渐流油的猪蹄继续用通红的火钳周身热烫一遍，那只雪白的猪蹄表皮已焦缩成棕黄色。

最后奶奶说：“看，被火钳烫过的猪蹄这就老实了，味道才能出来。”她像个特务似地翻看猪蹄，像翻一个被酷刑折磨得奄奄一息的人。很快，她又拿出一把铁制镊子，游刃有余、轻车熟路地一根根剔除猪蹄身上的杂毛。然后放入浸透了葱、姜、茴香等作料的清水里。奶奶盖紧瓦罐盖，置卤水中的猪蹄不顾，一个劲儿地往炉子里添柴。一阵比一阵浓郁的香气，让我总是忍不住要看看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后天你就知道了。”奶奶气定神闲。所幸晚饭时间到了，肠胃得到妥帖的安抚，而奶奶也不再柴火、炭火去给瓦罐加温，香气渐渐散去，我才得以暂时忘记那两只肥美的猪蹄。



三天后早餐时，奶奶从砂锅里捞出两只猪蹄放入锅里，加自酿的米酒、后山采来的小蘑菇、梅干菜去熬炖。经过文火慢炖的猪蹄，此时已经入口即化。我和

奶奶一人抓着一只猪蹄，把那层富含胶原蛋白的肉与筋咬下后，它们就成了紧密一体的美味在口中融化。祖孙二人相互对望，此时千言万语都化为一句话：“咬猪蹄吧。”对一只猪蹄来说，最大的不足在于，表皮和肉筋相连的美味总是少于骨头的体积，即使把骨髓吸空，还有大部分骨头挺立着不愿意屈服。简单地说就是，我们俩都觉得一人吃一只猪蹄实在太少了。但奶奶觉得猪蹄固然是美味的，但绝不是南溪人在霜降这天杀猪的真正原因。

她给我盛了碗热气腾腾的甑饭，从锅里捞出一勺透明果冻状东西，浇在上面，“啾”或其他疑似象声词轻微地响过后，没了踪影。方才精神抖擞的米饭，被浓汤浸泡后，变得油亮晶莹。扒拉一口，米饭温软嫩滑，香菇猪蹄和米酒的香味扑鼻，间杂着梅干菜的酸爽。这碗猪蹄肉皮冻盖浇饭机关暗藏。米饭的热度要恰到好处，过热则瞬间烫化为乌有，太凉则慢慢化为水。我一向喜欢吃盖浇淋之类的饭型，一股浓稠的汁液溅在热气的米饭上，有种现世升腾的温暖。

南溪的节气就像时尚杂志的出刊期，总要比其他地方提前。刚刚霜降，天气便开始每况愈下，芦苇上结晶物的厚度层层加深。但奶奶是雀跃的，因为她可以常常做各种肉冻。



“好山出好水，好蹄做好冻。”鸡、鱼、猪、牛等众多食材放入瓦罐慢熬数个小时成浓香扑鼻、沁人心脾的高汤后，放入室外冷却，凝固成晶莹剔透、弹指可破的水晶冻。这种由鸡鸭鱼肉汤类精华所凝结的东西，营养丰富，但却无骨无皮无肉，最适合老年人吃。

这时，南溪如果有人家院子没摆放几个放置着水晶冻的砂锅，就像写两个“不孝”的大字在额头示众一样。总是有些人看似漫不经心地踱进别家左瞅右瞅。这时候，主人就会快速上前打开那些砂锅谦逊低调地详解起来：“鱼汤熬得不够浓稠，那鱼才五斤多点。”“这锅不太好，杀的是大前年的大母鸡。”

高汤是水晶冻基础材料，一碗汤不够浓稠是很难成冻的。它们香味全部凝结，颤颤滑滑地伏在热气腾腾的米饭上，瞬间变成汤渗透到饭里。表面看似一样的水晶冻，只有在热米饭上化开入口的那一刹那，才能品出是猪皮冻还是猪蹄冻、鲜鱼冻。我爱它，就是爱这种波澜不惊的低调。就像南溪人对待食材的态度一

样，他们不在菜式上创新，也不在做法上求解，只是踏踏实实让一道菜竭尽所能地变成美味，在相对应的节气里，找到和味觉、身体对话的恰当方式。

本文摘自《把每一个朴素的日子都过成良辰》

晏屏著

九州出版社出版



内容简介：

作者陪祖母从大都市回乡下南溪住了一年。在这段时光里，她重新认识了乡村，重新了解各种农事，体会到各种乡村的美：朴素的美，妖娆的美，安宁的美，喧哗的美，充实的美，无赖的美。她为此陶醉，重新体会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文字沉潜细腻又跳荡洒脱，活色生香又素朴纯真，读来齿颊生芬。



白露篇·第34期

主办:九州出版社

出刊:廿四节气,逢节气出刊

数字出版:@朱国政

排版制作:@王浩鹏

文稿整理:@冯冯 @郭文静

统筹:@一木

【往期下载地址】



Copyright ©2016年

九州出版社《读·享|九州》

微信订阅号:jzhpress

Email:duxiangtuan@jiuzhoupress.com(投稿、入会)

企鹅:2635599399

讀享 
JIUZHOU PRESS

白露

